

力挽万牛要健笔，所以浑厚能华滋——一代宗师黄宾虹山水画艺术之路（下篇）

■胡弘杰

上一期，我们了解了黄宾虹“以书入画，创立‘五笔’”的艺术特色，本期继续探索对黄宾虹的分析。

——编者按

黑暗之中，发掘光明

黄宾虹衰年变法，功夫在笔墨，绘画独有的风格也表现在笔墨，其山水画晚年涂“墨”成趣，以示观众，人称“黑宾虹”，成为其山水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山水的“黑”，在他的艺术道路上，自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演变过程，是在他70岁前后入川渝，才知画意浓后的一次蜕变的结果。80岁后山水才真正变“黑”，而“黑”到极致是在他88岁至91岁之间。黄宾虹以自然为师，讲宋、元画家的创造精神，融入胸襟，取精用宏，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达到神化的境界。黄宾虹的“黑山”，看似不经意，却见匠心，这主要是“外师造化”，对山川深入观察的结果。在多处题跋中提到看夜山的感受，正是生活经验与生命感悟升华了他的美学境界，使他由川渝山水的草木华滋，由夜山的林岚氤氲，由雨后山峦的苍郁浑厚领略了一种山川的“内美”，因而用积墨、渍墨、破墨、泼墨、宿墨等墨法画出了独特感受中的“墨山水”之美。他的山水画整体上呈现一派浑厚华滋的艺术效果；又常常在一片黑墨的中间留出委婉曲折的空白，在黑暗中发掘光明，其势婉转流动，显得涤荡空灵，不仅使这片墨色富于变化，而且使整个画面都灵动起来。这就是他所说的：“一点之光，通体皆灵”的奇妙作用，由于层层错落，并无上重下轻之弊，有笔墨痕迹而又似无笔墨痕迹，达到了一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厚中有薄、薄中有厚的境界，使他的山水画作品体现出一种生机盎然的意境。他的山水画“黑密厚重，浑厚华滋”，“无一笔是笔，无一笔是墨，而又无一笔非笔，无一笔非墨，元气淋漓，骇目洞心”。这与他水墨运用上的独特技法是分不开的。

从心所出，从心所为

黄宾虹并非一位形式技术语言的大师，他的山水艺术

的空谷足音，续接了唐宋元法脉，集传统山水之大成，确实达到了一种笔墨会际之长的境界。在本质上，黄宾虹不是一个为语言而语言的画家，他胸怀着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他用文以致治的民族情操去画中华山川的幽邃浑黑。中国画必以哲理、诗意、书骨、神气为基，才有好画。中国画是画家生命态度与文化积累之反映。画面上所显露之生命情调与文化气息往往是最直接、最本质的。山水画具有真“内美”、大“哲学”。他的绘画艺术具有出神入化、超凡脱俗的风格，天地万物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面有和煦的春风，有阳光的雨露，有生命力旺盛的树木，有对已知世界、未知世界的探索体悟。因此，他的作品是“浑厚华滋”的，具有雄浑、壮观、诗意的美感，表达了人与自然，生命与生命之间物我合一的亲密关系，刻画了画家心目中理想的山水境界。

书画同源，金石为根

黄宾虹所处的时代正是嘉道碑学盛行之际，碑学成就下形成的“金石气”对其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20岁时有幸得到一块西周宣王时期的金文拓片，喜爱至极，随身携带以便于研究。在他的一生中，绘画与金石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用了几十年的工夫研究不同风格的钟鼎、砖瓦、魏碑等拓片，力求感悟书法线条中那纯朴厚重又生动自然的“内美”，并将这种对于线条的领悟运用到绘画之中，使其山水画作品透露出一股雄浑古朴的金石气。他深信，画之神妙全在用笔，故发出感慨：“书画同源，欲明画法，先穷书法，画法重气韵生动，书法亦然。”黄宾虹对于这种刻在铜器或石刻上的文字情有独钟。这些文字童稚憨拙，自然淳厚，虽笔法简练，但后期章法完备的帖书却不及它浑厚、生动。而仅有浑厚还不足以展示它的魅力，这些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金石文字，经纸、墨的拓印，淡化了锐气，使简单的线条变得更加丰富含蓄，更具斑驳朦胧的自然之美，也使金石文字呈现出一种雄浑古朴的气度。他对自己的书法艺术非常肯定，他

曾对自己的学生说：“我的书法胜过我的绘画。”他认为中国画法从书法来，笔法成功皆由平时研求金石、碑帖、文词、法书而出。黄宾虹深得钟鼎篆籀的笔意，其下笔如刀切玉，多以中锋笔法出之，如折钗股，屋漏痕，刚而能柔，柔中带刚，无一弱笔。其用笔起承转折，笔笔相生、笔笔相应，一气呵成。这也是他山水画获得古朴、刚健、雄伟的金石气象的关键所在。

黄宾虹山水画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黄宾虹艺术成功的首要因素是在山水画中表现出极其整体的团块结构所构筑的强烈的形式感，其次在于由长短线以及宿墨重点构成的斑斑驳驳的笔墨肌理、单纯中求变化的平面效果和整体具象、局部抽象的意象处理。因此，他的艺术成就对中国山水画创作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同时，他强调山水画的气韵，强调神采，想在绘画上体现出气韵生动，所以我们要学的是他对生命力的把握和张扬的艺术风格。

当代很多人急功近利，不肯把过多时间精力付之于绘画，而黄宾虹是把他的生命转化为绘画。从事艺术，就是要把生命当成一块玉一样不停地打磨、雕琢，是要发自内心地热爱它，而且那种爱是不以其他任何条件而存在的。“宽心待事，客观自然，从心所出，从心所为”，他一生的追求是不拘于条框。一切遵循本质的流露和心性的表现，自然就造就了黄宾虹式的艺术。生前作品及艺术理念很难被当时的大众真正接受和理解，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或选择极力迎合大众。

黄宾虹的山水画以其独特性和创造性、精湛的笔墨技巧、浑厚华滋的高超意境，在促进中国画的发展中功不可没。他的艺术成就不仅仅使古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艺术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也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绘画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重新面临选择之际，对当代中国山水画的继承与创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启迪。（作者系九三学社社员、浙江省美协会员，本文有删减）

青春的邂逅——我与《美术报》的缘分

■魏春雷

《美术报》30岁了，我与《美术报》结缘也有二十几个年头了。

第一次见到《美术报》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年前后）。那会儿我刚从锦州市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一所小学任教，虽然不教美术，但我对美术、书法的兴趣一如既往。同事知道我喜欢写字画画，有一次特意给我送过来两份（本是寄给学校美术组的）。记得《美术报》当时还是单张（四版），但设计印制都很用心，刊发的文字和作品也很规矩，不像一般的宣传资料，再加上中国美术学院的名号，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因为参加兴城市书法家协会的活动，所以我经常到兴城文联，在文艺科可以看到多种艺术类报刊，其中就有《美术报》。那时已经扩版，与最初的印象大不一样，每期一叠，图片丰富，看着特别过瘾。

从创刊伊始的四开四版发展到后来的动辄几十上百版，《美术报》发展壮大，我也订阅了多年。开始的时候，我看中的是她丰富的作品图版，每周一期，信息量、时效性比一般的杂志还要实惠。读得多了，我发现了她更多值得拥有的理由。比如对美术热点的关注与报道，对名家成就的大篇幅专题介绍，名家专栏（如“陈履生观点”、“高谈阔论”）的开设，“书法周刊”版的设立，国外名作欣赏，等等，都是我每期先睹为快的内容。《美术报》丰富的栏目设置，涵盖了绘画的各个画种以及雕塑、建筑、工艺美术、书法等门类，设计、拍卖、教学等也时有亮点，近来又增设了美育等版面，看得出《美术报》同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办报思路为读者服务的努力。

她以艺术与编辑的双重专业性使其品质值得信赖，读者不用花费更多精力，一报在手，古今中外尽收眼底，可以开阔视野，避免营养单一，饕餮浅尝，各得其宜。

浙江无疑是书法重镇，西泠印社、中国美术学院，都是我神往已久的地方。约20年前，《美术报》曾编印大型号外《浙江书法百家》（之后又有《浙江国画百家》），得到消息，我第一时间邮购了一份。收到号外，翻阅再三，大呼过瘾的同时，以我对浙江书坛的理解，觉得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写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寄给《美术报》。没想到的是，这篇《微瑕须细评——〈浙江书法百家〉读后》很快就在《美术报》（第571期）刊发了。尽管是“来函照登”，却也算得我在《美术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了。

从2003年至今，我在美术、书法专业报刊发表各类文章逾五百篇（包括专栏文章）。但我有个习惯，从来都是只把稿子发过去，而不与编辑老师另作联系，一是觉得编辑工作忙，不便打扰，二是担心“一回生两回熟”，在稿件的投与用上彼此会有不必要的负担。当然，“一回生两回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随着一篇篇文章在《美术报》亮相，与编辑老师也算神交已久，也有机会完成几次约稿——主动与应约，我都全力以赴，只是约稿因为内容、字数、时间诸般具体要求，感觉更有难度而已。近年的《岁朝图今昔》、《画事外谈》、《画余杂识》几篇文章在《美术报》发表后，为《杭州日报》、《西安晚报》、《天水晚报》及新华网、“学习强国”等媒体转载，某种程度上可否视作对编者、作者的认可？

十几年前一般每周二中午就能收到上周六发行的

《美术报》。因为邮车一般中午到邮局，而我的单位与邮局离得很近，我常常利用午餐前的时间先到邮局取报纸、邮件，有时邮车到得晚些，我会帮着工作人员领邮件、搬邮袋。有一次司机师傅问我：“你是新来的吧？”——人家以为我是邮局的新员工呢。因为我到得太“及时”了，所以经常麻烦邮递员先解决我的期待，享受“立等可取”的待遇。在纷乱摊开未及整理的报纸杂志丛中，我总能从露出的报纸一角认出《美术报》等报刊，为此没少被他们“表扬”。

二十来年前《美术报》就有了电子版，可以第一时间在网上阅读每期报纸的全部内容，但我还是喜欢在手中翻阅，那种感觉才踏实。当然，电子版的文字图片资料用起来很方便，这是不用说的。那会儿年轻，经常熬夜，有时到周六凌晨三四点钟，睡前还忍不住点开《美术报》电子版要看看新一期报纸的模样，但总会失望——因为时间实在太早了，不过我知道早上就可以看到了，绝少例外。所以一觉醒来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浏览新一期《美术报》电子版（近几年都是次周一发布）。值得一提的是，每期《美术报》电子版发布及时，在我关注的同类报刊中表现最好。

创刊于1993年的《美术报》，到2023年已经30岁了。走过与她相伴的近30年时光，我也由青年步入中年，不变的是我对美术、书法由衷的热爱。来日方长，我愿意继续享受翻阅的乐趣，祝愿《美术报》的读者群、作者群日益发展壮大！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硕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